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91 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青石街改版了!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听英语

□南京 赵培龙

小学至初中我都没有学过英语,直到进入高中才有了英语课。准确一点说,恢复高考后才正儿八经开始学习英语。当时,教英语的陈老师知道我们基础不好,只能从ABC和音标教起。说起这位陈老师,还是一位传奇人物,1970年代初他曾因为从香港九龙买本《英语900句》被定罪入狱,重返工作岗位的他,十分敬业,课上得很认真,但我们学得十分费劲。好在1978年高考英语成绩不计入总分,只作为录取的参考。当年,公布高考分数时闹出笑话,有的同学英语成绩居然是负分,因为卷面上有倒扣分的选择题。

进入军校后,我毅然选了作为选修课的英语,以期掌握这一“人生斗争武器”。参加工作后,偶尔记单词,尤其喜欢看《走遍美国》等片子。坚持几年后热情渐淡,但仍然有点哑巴英语基础,虽然不会说,但能勉强听懂简单短句会话。

1990年代初,由于工作繁忙,加上平时很少应用,许多单词渐渐忘却,语法修辞更是云里雾里。就在那时,为了提高学历层次,我决定报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工程专业的在职研究生。考生须参加当年全国研究生联考入学考试,录取总分有要求,高等数学和英语不得低于60分和45分。为了迎考,我将重点放在了补习英语和高等数学上面。经过八个多月不懈努力,高等数学进展顺利,而英语一点底数都没有。

微情一刻

## 抚摸大海

□四川叙永 许庭杨

夏季的一天,我们从重庆坐飞机去大连,中途在郑州、南京停留,有人上下。到达大连,已是黄昏,飞机飞越渤海湾时,从机窗俯视大海,只见昏黄的海面上渔火星点点,又好像是大海的波光闪烁,充满神秘的魅力和诱惑。

到了大连,出航站楼,坐上前来迎接的旅游大巴,前往大连市区。遗憾的是,大巴车把我们拉到偏僻的街道,没有见到繁华与热闹,吃饭的地方是一座老房子。

第二天,改变了参观大连老虎滩的活动安排,说是老虎滩正在搞一个工程,于是活动变更为参观一个影视基地。该基地拍摄过《闯关东前传》等影视作品,规模不大,修建了一些模仿上世纪初风格的老房子,草房、瓦房都有,连接成几段短短的街道,也有警察局和县政府,还有三教九流聚集的场所,还打了一口井。这个基地接地气,有东北的地域特色。我们午餐的地方是影视基地旁边的一家农家乐,盘腿坐在炕上享受了一次东北特色的饭菜,也算当了一次东北人。

返回市区时,大巴车拉着我们到大连繁华地段的街上转了一圈,这才初步见到大连光鲜亮丽的一面,干净的街道,浓荫蔽日的

旅途况味

## 背着幸福回家

□山东邹城 常伟

新麦子下来,母亲说,等有闲,给你们这帮“小馋虫”打麦糊,烙新饼。

星期天一早,我和小妹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杀回老家时,母亲早已收拾妥当,圆圆的铁鏊子静静地趴在屋檐下,三条短腿儿被三块红砖支棱起来,像一只躬起腰背缩头缩尾的“黑鱼”。

未进家门,老远就闻到了久违的甜软“新香”,那是一种永远也抹不去的童年滋味。鏊子的一旁堆着一大堆金黄的麦穗,那是麦秸脱粒后的“产物”,薄薄的又软又柔,在太阳下透着光亮。

母亲用青色的瓢盛了满满一瓢面,面粉白得耀人眼,母亲说,这是我挑南坡最好的麦子,看着村里的师傅磨的,标准的八五面,比起你们城里成袋的要香。母亲不用说,我们就已闻到淡淡的清香,我用拇指和食指捏了一点儿,在指尖间轻轻捻着,那种清凉溜滑的感觉让人无比舒服享受着。

母亲和着面,儿子早已等得不耐烦,他把小身体一股脑全趴在母亲弯下的脊背上,奶奶,奶奶,你快点不行,你看我的肚子,都饿扁了。母亲笑得气喘吁吁,好,快点,快点,奶奶这就烙饼,第一个是俺孙子的,谁都不许抢。

麦糗儿被点着了火,发出柔和的橙蓝色的光,像小猫儿伸着长长的舌头,努力地舔着鏊底,新麦秸的清香和着炊烟从鏊子的周围溢出,飘飘忽忽荡向院子的天空。

鏊子被母亲用纱布擦得照人影,两把柴火烧完,鏊子表面升腾起一股热浪,母亲滴

烟火人间

考试的日子终于来临,第一天专业基础和高等数学总体感觉还好。第二天上午考英语,拿到试卷顿时蒙圈,选择题似是而非,简答题云里雾里,英译汉有点意思,汉译英力不从心。最后20分钟听力考试,先是单词短句,然后是英译汉短文。考场广播声音响亮,播音员口齿清楚,我竖起耳朵认真听记。不知是我能听懂一点英语,还是相像力比较丰富,一个单词“LuXun”反复出现,顿然让我想到了鲁迅,想到了毛主席评价鲁迅先生的话语:“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……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……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……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。”我很激动,凭借听力和之前的记忆,迅速写下这段文字。一个多月后成绩公布,我总分184分,英语居然考了51分。关键时刻听懂一点英语让我获益匪浅。经过三年面授和自学,经考试和答辩,我顺利毕业并获得“工学硕士”学位。

生活中听懂一点英语还有很多好处。2013年6月我去美国马里兰大学进修,不管是搭乘航班、入境沟通,还是听教员讲课、互动交流、外出游览、购物、迷路和住店等等,都能凭借手势和耳朵,进行简单而有效的沟通,给我和同学们省了不少麻烦。

在我而言,能听懂一点英语,平时看点英语片,听些英语歌曲,总觉得蛮有味道,蛮有乐趣的。

老树,当然还有高楼,还看到了曾经如雷贯耳的一家企业的相关建筑。可惜一些企业只能领风骚一二十年,这是令人遗憾的。大巴车拉着我们从一条临海的路上驶过,我与湛蓝的大海和涌动的碧波近在咫尺,却只能在海涛声中匆匆而过。

到了大连,不和大海沟通一下,我心有不甘。吃过晚饭,约上几位朋友,前往星海湾广场。先沿着市政府门前的广场走了一圈,广场空旷,宽阔的草坪绿草如茵,紧邻大海,空气清新,人感到神清气爽。

从星海广场出来,我们走向海边百年城雕的脚印。这些千人脚印由北向南行走,前方有两个天真的小孩手指大海,脚印印在如翻开的书页一样的铜浮雕上,匠心独运,大气恢宏,寓意深刻。我在这里注视着这些为大连发展作出过贡献的各界人士的脚印,久久不愿意离去。走到海边,大海的涛声涌进我心里,发出澎湃的回响。

最遗憾的是,没能在滨海路漫步,好好倾听大海的心跳,也让大海倾听我的心跳。有机会,我还会到大连,仔细感受和抚摸大连的美好。

上两滴大豆油,油滴儿滋滋啦啦正要泛花,却被母亲用厚厚的纱布抹去,在鏊子上一圈一圈擦了两遍。母亲说,这是给鏊子洗脸,洗干净脸,待会儿咱好给它擦粉,谁叫它这么黑来着。儿子忘了饿,在一旁呵呵地笑,它又不是人,还擦粉,真逗!

面糊儿被小勺舀上半勺,倒在鏊子的稍稍隆起的脊背上,滋滋的煎烙声和着腾腾的蒸汽在小院里弥漫开来,一会儿,烙饼的香味就钻进了我的口鼻,而且愈发浓郁,口水像涌泉不自觉地流出来。

第一张饼刚烙一面,儿子就要伸手,母亲说,那可不行,不熟了会肚子疼。儿子才罢手。母亲对我们说,烙饼一定要烙熟,你们看,当面色发黄,上面有了星星点点的“小鸡眼”还不能算熟,还得翻过来再烙一两分钟,等饼的颜色暗下来,上面有了“大鸡眼”或者“牛眼”才算真正熟了,不一会,母亲说,你们看,熟了熟了。果然,我们看到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糊点,像鸡的眼睛,还有三四个大的椭圆形隆起,如同老牛挨鞭时瞪出仇恨的眼睛。

饼烙完,母亲只留下几张,大部分给了我和小妹,临行还嘱咐,回到家一定勤揭凉凉,要不味儿会变。我们应着离开家门。

在车站等车,一个手牵着孩子的中年女人问我的妻子,背的烙饼吧,这么香?妻子无比骄傲快乐地说,是,我婆婆刚烙的。女人一脸的羡慕,你们真幸福。

其实,幸福就是带着香味的烙饼,背着它,你会永远快乐。

## 分鱼

□南京 吉文明

妻子买回一条大鲢子鱼,五斤,我看着直喊好鱼。她忽然提到年少时一次工厂分鱼的事,说当年只有你家对工厂的福利看得淡,能接受那样的小鱼,放别人家,不闹死才怪。同时,你家也帮了居民小组长郭妈妈大忙呢!

因为妻子自小和我生活在一个院子里,分鱼的事情,自然是知道的。在这之前,大家都听说过工厂在护厂河里放了鱼苗,时至年底,马上就要捕捞了。在计划经济时代,这是全厂职工的一项大福利啊。而那条长约一千五百米,宽约十五米,半围着一个水泥厂,一路向北,连着长江的护厂河,能捕到多少鱼呢?成了大家心里的谜。

那天,谁喊了一声:开始捕鱼了!多少人从家里奔向河边,只见五六个捕鱼人将各自的椭圆形大木盆放入河水中,人站进去,然后一个脚蹬,冲进河中央,抡起长竹竿,可着劲地朝河面一阵猛打,扑通、扑通……河里尽是打水的声音,水花白花花,溅得老高;鱼受到惊吓,不断地跃起,在水面之上摆动着身躯,鳞光闪闪,也是白花花,煞是好看。

捕鱼人带来的鱼鹰扑进河里,它们天生是水里的贼,眼尖着呢,一个个将身子扎进水里,再冒出水面,已是一副雄赳赳模样,将一条条大鱼的头和小半个身子吞在喉咙里,捕鱼人不等它威风尽意,便一把抓起它的颈子,在大桶边一按,鱼就吐了出来。但是鱼鹰为什么没把鱼直接吞进肚子里去呢?我问问是岸边观看的大人,人家说:看见没,它的颈子有绳子扎着呢,大鱼吞不下去。

护厂河里有鲢子鱼、鲤鱼、混子,还有鳊鱼、翘嘴白,后面的两种鱼应是江里混进来的,特别是鳊鱼,那是鱼中老虎,岸边不少人看到,一条鳊鱼把头冲进了一条大鲤鱼的肚子里,在水里翻腾着身子,一个捕鱼人用长毛竹在水里左右划两下,一下子就抓了那对冤家。

没想到捕到的鱼真多,个个体大膘厚,被解放牌大卡车拖走时,人们还追着看,眼神恰似血盆大口,恨不得马上咬上几口。之后开始猜测大概什么时候分到手,今天晚上还是明天呢?有人议论说鱼从鱼鹰嘴里过一下,会有一种难闻的味道,不好吃。好像他们还有其他选择似的。

很快,居民小组通知要分鱼了,这才是真正激动人心的时刻。我家所在的居民小组,组长是郭妈妈,她在我们住的两排平房、20户人家中,是有权威并受大家尊敬的人。她带着两个组员在我们住宅的山间头的大路上,排好20份鱼,可是,不管怎么分,都有一份小鱼,郭妈妈为此很头疼,怕一会儿大家领鱼时要吵架,于是,事先召集大家来宣布几条纪律,并把实际情况告诉大家,还以抓阄的形式叫每家自觉对号认领。我父母去那里看了一下就回来了。接下来大家进场,可是,人们拿到阄号却不按照规矩行事,看到鱼便开始争抢,有人把最大的鱼死死抱住,其他人就来推搡抢夺,于是凶者为王拿大的,其间骂架的、打架的、滑跤摔跟头丢了鱼而哭闹的,什么镜头都有,等闹剧结束人散去,地上还剩两条不起眼的鱼。谁家没来拿?有人回答:吉老师家没来人。郭妈妈吩咐他帮忙喊一下,转而又说:算了,还是我送去吧。

那是一条翘嘴白,一条鲢子。郭妈妈到我家,说:吉老师、韦老师,不好意思哦,就这两条小的了。我纳闷了,是哪只倒霉大黑鸟脖子上的绳子栓得太紧了吗?不然怎会有这么小的鱼出现?母亲竟然谢谢郭妈妈,说没关系,大鱼小鱼,还不一样吃吗,倒是辛苦你们分鱼的人了。

家庭相册

## 栖霞碑刻之美

□南京 王国樑

南京人素有“春牛首,秋栖霞”的旅游习俗。每临深秋,栖霞山丹枫如火,漫山红叶,层林尽染。栖霞山既得山水之胜,又富人文情怀,更具六朝风韵,尤其以拥有众多古代摩崖石刻、碑刻而称雄金陵,有阅不尽的碑刻之美。

在栖霞山的众多碑刻中,南朝陈代江总碑被誉为第一碑。此碑是栖霞山最早的碑刻,立于南朝陈祯明二年(588),唐代诗人韦应物诗云:“若到栖霞寺,先看江总碑”。此碑在唐会昌年间(841—846)被毁。北宋康定元年(1040)曾重立,后又杳无踪迹。近年,江总碑又重见天日,成为栖霞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在栖霞寺山门外的广场东北角,有一座御碑亭,亭内珍藏着唐上元三年(676),唐高宗为表彰栖霞居士明僧绍而立的《明徵君碑》,向人们提示着这座千年古刹曾经的辉煌。高宗亲自撰文,并于碑阴亲题“棲霞”二字。该碑与千佛岩、舍利塔被称为“栖霞寺三宝”。

禹王碑刻是中国最古老的名刻,字体奇古,内容一直难以破译。研究者认为碑文有记述和歌颂大禹治水功绩的内容。栖霞山幸有一方,为明代碑刻,后毁于“文革”十年动乱。现碑离天幸尚不远,系1998年复建。

栖霞古寺历经风雨沧桑,以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闻名于中外。栖霞山不仅是风景秀丽的“第一金陵明秀山”,而且是一座影响和见证历史的名山。如果说“秋栖霞”彰显的是她的自然美,那么众多栖霞山碑刻则揭示了她的博大精深的内在美,美美与共,美不胜收。

金陵琐记